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七

金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江道進

仲尼

仲尼聞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解曰退朝日閒聞居則方退食自公故其

憂有在於治天下遺來世有以見聖人雖

閒居乃心罔不在王室其忠有如此者罔

也者心之所欲為而未達者仲尼之憂雖

顏子所未喻況子貢之弗如哉故不敢問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

入。

解曰回之援琴而歌欲夫子之聞之也果

召回入有以見聖人之教不倦

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

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

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問曰有是言哉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

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

命有憂之大也

解曰顏子之樂在道孔子之憂以人由衆

人以觀唯顏子為獨樂由顏子以觀唯孔  
子為獨憂天之所與樂之而不辭謂之樂  
天命之所制順之而不逆謂之知命能樂  
天而不能知命能知命而不能樂天皆不  
足以為不憂雖樂天知命則窮亦樂通下

樂所樂非窮通是所以不憂也顏子得是

道矣故居於人不堪之憂而能不改其樂

也雖然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是卒而非之以樂天知命為不憂始之所

是也以樂天知命為憂之大今之所言也

顏子之於孔子得其行而未得其所行

所以援琴而歌而不能與聖人同憂也且

皆聖人之言也豈真有迹而不合哉因時

適變姑請以今言為正爾至於真樂真知

則今昔之言又烏知其辨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

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

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

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

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

當年共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  
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  
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  
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  
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

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章之何為

解曰聖也者德之極而道之至也謂之聖

人則心凝形釋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

當有何憂哉雖仁者猶能不憂而況於孔

子集聖人之大成者其果有憂乎如未免

於有憂則不可以言聖矣謂聖人為有憂

是不知聖人者也今而自以為憂之大而

形於色者蓋聖人者萬物之所係一化之

所待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以樂天知

命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

於心慮我則不憂矣安能使斯民皆無憂

乎彼民未盡無憂則聖人安能獨無憂乎

非特憂在於當年其憂又有及於來世方

來之世為無窮斯民之憂為無盡聖人之

憂亦與之為無盡則其為憂也不亦大乎

又况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求治而其道不行以詩書禮樂為無救於治亂思欲筆之而未知其方安得而無憂乎何則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雖然跡雖不可守而履亦不可廢也故詩書禮樂棄之則無以為治即之則不能為治今而以樂天知命為不憂是併與其履而棄之矣又何以為治哉是以謂之樂天未免於有所樂也謂之知命未免於有所知也有所樂則必有所憂有所知則必有所遺唯得所謂真樂真知則無樂無知矣無樂無知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憂樂兩忘為無為俱遺詩書禮樂亦不必棄而筆而天下可治不世可遺也此易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孔子所以刪詩定書繫易作經諄諄於垂訓者蓋以此也

顏回北面拜乎曰回亦得之矣出告于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俚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

身不輟

解曰顏子嘗請行於孔子而將之術夫孔子以為若殆往而刑爾是或未得所謂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而然歟至於謂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同於孔子其以有得於此而然爾至於子貢雖曰智足以知聖人於聖人之天道則不得而聞也故至此則茫然自失雖然深慮歷時而不變至於不寢不食而骨立則都忘我體融會於理可告以聖人之道夫故一得顏子之喻則釋然

○反夫子之門終其身焉絃歌則得其樂誦書則亦知詩書之不必棄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使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使早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

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使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解曰人之見聞不離形體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特聖人所以為見聞寄於形體以發其明不盡循於形體也唯其不循形體故能廢心唯其寄於形體故猶用形廢心即亢倉子之視聽不用耳目用形即亢倉子之不能易耳目之用以亢倉子之為聖不殊於孔子之聖則知孔子之道無異於老君之道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

解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而神運乎其中矣太初化而為氣之始氣委和而有生有生斯有心造化之均付於人者如此所以有狂聖之異者以其所合不同也聖人則每涉愈上而合於無合於無則無往而不合矣衆人則每降愈下而合於物合於物則無適而不礙矣體合於心則忘其形體心合於氣則忘其思慮氣合於神則渾然

一氣聖而不可知矣然而神雖妙猶未離有至於神合於無則同於太虛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萬物莫能逃其鑑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佗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解曰八荒之外至遠也山河布列萬物紛錯視聽之所不周眉睫之內至近也腑藏居中竅穴居外知見不能自見神合於無則形體融虛物象銷殞渾然太虛雖塵之微可視猶嵩山之阿況於介然之有乎雖塵之聲可聽猶雷霆之響況於唯然之音乎老君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義協於此雖然聖人不務多知也來于我者則知之爾唯其不務外知是以莫覺莫知其知自然無所不知也如其所知得之於覺則不離於體得之於知則出乎思又焉能無不畢知哉亢倉子之言盡之矣莫逆

於心而不可以容聲矣是以魯侯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

解曰道一而已皇降而帝堯以是而傳之舜舜以是而傳之禹湯文武皆古聖人也然而戴皇之簡朴堯舜之遜湯武之爭孔子之素王皆其不得已因時而應世所以為聖者隱矣故孔子於商太宰之問在已則曰不敢於人則曰不知雖然善任因時則道顯善任仁義則德著善任智勇則業富博學多識則窮理盡性皆聖人之事也特不敢知而已且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商太宰則王者之佐爾彼其於帝王之治方且祖述憲章之不暇遽而告以弗知為帝為皇之聖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解曰所謂聖人者即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孔子之集大成也孔子語商太宰者亦皆聖人之事也其所以不居其聖者蓋所以聖則與於神而不可知矣聖人作而兆於變化則為萬物之所親而所以為聖者隱矣可知其治而不知其道矣商太宰乃欲外聖人而求聖惑亦甚矣孔子動容將正容以悟之也動容有間而不悟是終不能知言之謂也於是乃告之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所謂西方之人者亦以聖人之不離於神天之本宗而未兆於變化者為言爾蓋西為復命反性之方也且天道自西而之北至北而後為復命之至列子語聖人之道每託言於西方者方祛衰周文勝之弊欲斯民去華而就實故言主於西亦以此言化人之所從來老聃之所徂往也如至於北之辯則又將為震之出矣此其言之旨歟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  
乎氏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  
真不聖歟

解曰天下本無事彼民有常然不忍一世  
之傷而治之斯警萬世之患而莫之救矣  
是故應帝王者以道觀言命物之化所不  
免也然而有言則必有疑之者矣有化則  
亦有拂之者矣名存於治亂則其去聖逾  
遠矣唯蕩蕩乎民無能名者為足以擬聖  
也老君曰道常無名無始曰道不當名聖  
人者道之至也可名則非道矣由伏羲而  
至孔子其應世之跡不幾於賣名聲於天  
下者乎宜孔子不知其聖也然而以無能  
名為聖既可名以無名亦既有矣安得為  
無能名蓋終不可得而名者道之真名之  
以無能名而託其無者聖人之不得已故  
孔子雖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終亦云弗  
知其真為聖而真不聖也雖然所謂無能  
名者非以虛無無為離於稱謂為無也故  
曰雖為而無為之之累若可名而無可名

之實爾故孔子嘗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稱  
堯矣不廢其巍巍之成功也觀孔子之語  
商太宰者始也不知其聖終亦疑其為聖  
不知其跡於其始莫知其妙於其終聖而  
不可知於是乎在

商太宰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解曰有方而後可欺商太宰於孔子之言  
辯不足以屈其理誠不足以信其道故心  
計之以為我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吳若子曰回之  
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吳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吳若子曰由之  
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吳若子曰師之  
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  
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  
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  
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解曰諸子之德譬猶陰陽聖人之道譬猶  
沖氣沖氣微於陰陽陰陽資於沖氣語四

子之有皆賢於夫子兼四子之有則不許  
其易夫子然則其賢也乃其所以為偏其  
不及也乃其所以為妙此四子所以事夫  
子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解曰列子既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則所  
以處已者至矣盡矣列子不忍以夫子之  
道獨善其身也於是乃居南郭也南明方  
郭邑中也既已出而趨物之會則不能使  
人無保汝而戶外之屨滿矣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  
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謂請相過於道  
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  
郭子有敵不疑

解曰謂之南郭子則體道之妙居塵而不  
染者是以與子列子為連牆也二子之  
道圓通妙合常相與以不來而來不見而  
見又奚以相謂請為哉非特不相謂請也  
雖相過於道目若不相見者夫學道者至

於目擊而道存亦已至矣然待於目擊猶未離見唯相遇而目若不相見則離於知見無相無作彼我都忘列子之道盡於是矣故曰子列子亦微焉微以言不離於道心之小而妙也然則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豈好辯哉以夫從之處者故不得已爾門之徒彼方且見列子於言辯之間故以其不相謁請為有敵而不疑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莫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

解曰貌充者修身而形不衰也心虛者忘心而物不留也耳無聞者自聞而已目無見者自見而已口無言出言不言也心無知真知無知也形無惕都無所畏忌也若

是者師資兼忘其往也將奚為哉

雖然試與汝借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解曰列子既已言南郭子之妙矣恐其徒役之重感於至道故與之借往閱而實之以見也弟子四十人同行猶所謂與人借

來之衆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神偶合入之所以有生也形神不相偶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是欺魄之類也欺魄土偶人也若是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故不可與接不可與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行行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感有疑色

解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行行言其和也行行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則言若體乾之道尸萬物之化而納之大和者俄而指弟子之末行者與言則過感而應非有心也其道大故駭之信不足有不信故反舍感有疑色與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異矣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

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解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得意者無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進知者亦無言然

而以無言無知為當是絕物也以不言不知為是則未能忘我也以有言有知為是則其所得亦淺矣言手言終日言而未嘗言不言乎不言終日不言而未嘗不言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二

子之相遇如斯而已是乃道之常非有異也又奚以妄駭為哉列子凡言如斯而已與老君所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同意學者由斯足以悟至道矣外此而二則非真矣由是知列子之訓亦昭昭矣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躬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躬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解曰狂聖異域究觀差殊止存亮忽心欲疑也而放之形欲釋也而結之心馳而不反形隔而不通心為形之所使形為心之所役雖一身之中眼不知耳耳不知鼻鼻不知口肝膽有楚越之異而況於萬物之理乎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以其形釋也不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以其心疑也如是則耳目鼻口互相發明骨肉都融而合於神之至無來于我者我必知之理無所隱者以此列于官以是言其御風而行矣復以此言理無所隱者御風在我為理在物其用雖不同苟得乎此則無適而不可矣且語道而至於視聽不用耳目骨肉都融可謂妙矣疑非學之能至也要其所

以然乃出於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歷階以進而至於九年之大妙然則學者安可以至道為若登天之不可及而不勉哉

初子列子好游

解曰游之為道不在內不在外不居乎兩間行於萬物之上而逍遙乎天地之間道之全盡者也故禦寇好游而壺子以游為至也

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解曰觀其所見則於彼物象昏明通塞山川人物見其體之不一也觀其所變則即

彼物象觀大觀小觀有觀無知其化之不停也然空不成見見不雜物有見昏變變不離見觀見觀變均固於物異有同異且見與所見等為虛假皆轉於物展轉物變而求其備離道愈遠故外游而求備於物

不若內觀而取足於身也所謂內觀者亦非外於物而求見也即我一身之物任彼物化之遷物自轉物我不逐物即彼遂變之體不易圓明之性於一性中該全萬化不假周視則其為游不亦至乎昧者不知取足於身以觀物之變為愈於觀其所見而止矣列子欲明至游之妙故自處於觀物之變假壺子之言以祛其蔽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眎物皆游矣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解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內觀取足於身之謂也能內觀

矣不離性地而備含海寓安知其所適不離秋毫而洞觀萬化安知其所視是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觀也夫以一人之內觀本原乃能俾天下萬物皆游而皆觀不至矣乎其所以重言游其至矣乎者妙之中有妙言不足以盡其至也與易之乾言其唯聖人乎類矣莊子之書其篇首之以逍遙游者豈不以其至乎

○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七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念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巨江通達

仲尼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以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解曰龍之為物降升自如不見制制蓄能變者也謂之龍叔則未若莊子所謂老龍為能盡變也龍叔以聖智為疾或由此乎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無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壽貴不能勸刑罰不能威感害以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亦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美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解曰道也者無不通也既已得聖智之道矣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直以治天下無不可者而龍叔之道榮辱壽夭喜不足以累其心生死貧富不足以易其慮內忘我外忘物不戚勸於刑賞不變易於利害

不推移於哀樂其道至矣蓋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以其道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是蓋以聖人之不離本宗與夫兆於變化離而為兩之過也夫內觀本宗外兆變化一出入非異非同嘗試以道之大本大宗之在我者推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雖將迎成毀無所不櫻而終不失吾太寧之道而萬物亦無不得其治矣而龍叔乃欲守其治身之真而勿櫻思求萬物之治安見其可哉。是所以謂聖智為疾也

○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

解曰命之背明而立使之內觀也自後嚮明而望之察其不能無心於應物也

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解曰人之生六根與我而為七皆其心之所自為也龍叔之道等夷萬物可謂六孔